

第 二 幕

[午饭后,天气很阴沉,更郁热,湿潮的空气,低压着在屋内的人,使人成为烦躁的了。周萍一个人由饭厅走上来,望望花园,冷清清的,没有一个人。偷偷走到书房门口,书房里是空的,也没有人。忽然想起父亲在别的地方会客,他放下心,又走到窗户前开窗门,看着外面绿荫荫的树丛。低低地吹出一种奇怪的哨声,中间他低沉地叫了两声“四凤!”不一时,好像听见远处有哨声在回应,渐移渐近,他又缓缓地叫一声“凤儿!”门外有一个女人的声音,“萍,是你么?”萍就把窗门关上。
[四凤由外面轻轻地跑进来。

周 萍 (回头,望着中门,四凤正从中门进,低声,热烈地)凤儿!(走近,拉着她的手)

鲁四凤 不,(推开他)不,不。(谛听,四面望)看看,有人!

周 萍 没有,凤,你坐下。(推她到沙发坐下)

鲁四凤 (不安地)老爷呢?

周 萍 在大客厅会客呢。

鲁四凤 (坐下,叹一口长气。望着)总是这样偷偷摸摸的。

周 萍 嗯。

鲁四凤 你连叫我都不敢叫。

周 萍 所以我要离开这儿哪。

鲁四凤 (想一下)哦,太太怪可怜的。为什么老爷回来,头一次

见太太就发这么大的脾气？

周 萍 父亲就是这个样，他的话，向来不能改的。他的意见就是法律。

鲁四凤 (怯懦地)我——我怕得很。

周 萍 怕什么？

鲁四凤 我怕万一老爷知道了，我怕。有一天，你说过，要把我们的事情告诉老爷的。

周 萍 (摇头，深沉地)可怕的事不在这儿。

鲁四凤 还有什么？

周 萍 (忽然地)你没有听见什么话？

鲁四凤 什么？(停)没有。

周 萍 关于我，你没有听见什么？

鲁四凤 没有。

周 萍 从来没听说过什么？

鲁四凤 (不愿提)没有——你说什么？

周 萍 那——没什么！没什么！

鲁四凤 (真挚地)我信你，我相信你以后永远不会骗我。这我就够了。——刚才，我听你说，你明天就要到矿上去。

周 萍 我昨天晚上已经跟你说过了。

鲁四凤 (爽直地)你为什么不带我去？

周 萍 因为……(笑)因为我不想带你去。

鲁四凤 这边的事我早晚是要走的。——太太，说不定今天要辞掉我。

周 萍 (没想到)她要辞掉你，——为什么？

鲁四凤 你不要问。

周 萍 不，我要知道。

鲁四凤 自然因为我做错了事。我想，太太大概没有这个意思。

也许是我瞎猜。(停)萍,你带我去好不好?

周 萍 不。

鲁四凤 (温柔地)萍,我好好地侍候你,你要这么一个人。我给你缝衣服,烧饭做菜,我都做得好,只要你叫我跟你在一块儿。

周 萍 哦,我还要一个女人,跟着我,侍候我,叫我享福?难道,这些年,在家里,这种生活我还不够么?

鲁四凤 我知道你一个人在外头是不成的。

周 萍 凤,你看不出来,现在我怎么能带你出去?——你这不是孩子话吗?

鲁四凤 萍,你带我走!我不连累你,要是外面因为我,说你的坏话,我立刻就走。你——你不要怕。

周 萍 (急躁地)凤,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么?你不应该这么想我。——哼,我怕,我怕什么?(管不住自己)这些年,我做出这许多的……哼,我的心都死了,我恨极了我自己。现在我的心刚刚有点生气了,我能放开胆子喜欢一个女人,我反而怕人家骂?哼,让大家说吧,周家大少爷看上他家里面的女下人,怕什么,我喜欢她。

鲁四凤 (安慰地)萍,不要难过。你做了什么,我也不怨你的。
(想)

周 萍 (平静下来)你现在想什么?

鲁四凤 我想,你走了以后,我怎么样。

周 萍 你等着我。

鲁四凤 (苦笑)可是你忘了一个人。

周 萍 谁?

鲁四凤 他总不放松我。

周 萍 哦,他呀——他又怎么样?

鲁四风 他又把前一月的话跟我提了。

周 萍 他说,他要你?

鲁四风 不,他问我肯嫁他不肯。

周 萍 你呢?

鲁四风 我先没有说什么,后来他逼着问我,我只好告诉他实话。

周 萍 实话?

鲁四风 我没有说旁的。我只提我已经许了人家。

周 萍 他没有问旁的?

鲁四风 没有,他倒说,他要供给我上学。

周 萍 上学?(笑)他真呆气!——可是,谁知道,你听了他的话,也许很喜欢的。

鲁四风 你知道我不喜欢,我愿意老陪着你。

周 萍 可是我已经快三十了,你才十八,我也不比他的将来有希望,并且我做过许多见不得人的事。

鲁四风 萍,你不要同我瞎扯,我现在心里很难过。你得想出法子,他是个孩子,老是这样装着腔,对付他,我实在不喜欢。你又不许我跟他说明白。

周 萍 我没有叫你不跟他说。

鲁四风 可是你每次见我跟他在一块儿,你的神气,偏偏——

周 萍 我的神气那自然是不快活的。我看见我最喜欢的女人时常跟别人在一块儿。哪怕他是我的弟弟,我也不情愿的。

鲁四风 你看你又扯到别处。萍,你不要扯,你现在到底对我怎么样?你要跟我说明白。

周 萍 我对你怎么样?(他笑了。他不愿意说,他觉女人们都有些呆气,这一句话似乎有一个女人也这样问过他,他

心里隐隐有些痛)要我说出来?(笑)那么,你要我怎么说呢?

鲁四风 (苦恼地)萍,你别这样待我好不好?你明明知道我现在什么都是你的,你还——你还这样欺负人。

周萍 (他不喜欢这样,同时又以为她究竟有些不明白)哦!(叹了一口气)天哪!

鲁四风 萍,我父亲只会跟人要钱,我哥哥瞧不起我,说我没有志气,我母亲如果知道了这件事,她一定恨我。哦,萍,没有你就没有我。我父亲,我哥哥,我母亲,他们也许有一天会不理我,你不能够的,你不能够的。(抽咽)

周萍 四风,不,不,别这样,你让我好好地想一想。

鲁四风 我的妈最疼我,我的妈不愿意我在公馆里做事,我怕她万一看出我的谎话,知道我在这里做了事,并且同你……如果你又不是真心的,……那我——那我就伤了我妈的心了。(哭)还有,……

周萍 不,风,你不该这样疑心我。我告诉你,今天晚上我预备到你那里去。

鲁四风 不,我妈今天回来。

周萍 那么,我们在外面会一会好么?

鲁四风 不成,我妈晚上一定会跟我谈话的。

周萍 不过,我明天早车就要走了。

鲁四风 你真不预备带我走么?

周萍 孩子!那怎么成?

鲁四风 那么,你——你叫我想想。

周萍 我先要一个人离开家,过后,再想法子,跟父亲说明白,把你接出来。

鲁四风 (看着他)也好,那么今天晚上你只好到我家里来。我

想,那两间房子,爸爸跟妈一定在外房睡,哥哥总是不在家睡觉,我的房子在半夜里一定是空的。

周 萍 那么,我来还是先吹哨,(吹一声)你听得清楚吧?

鲁四凤 嗯,我要是叫你来,我的窗上一定有个红灯,要是没有灯,那你千万不要来。

周 萍 不要来?

鲁四凤 那就是我改了主意,家里一定有许多人。

周 萍 好,就这样。十一点钟。

鲁四凤 嗯,十一点。

[鲁贵由中门上,见四凤和周萍在这里,突然停止,故意地做出懂事的假笑。

鲁 贵 哦!(向四凤)我正要找你。(向周萍)大少爷,您刚吃完饭?

鲁四凤 找我有什么事?

鲁 贵 你妈来了。

鲁四凤 (喜形于色)妈来了,在哪儿?

鲁 贵 在门房,跟你哥哥刚见面,说着话呢。

[四凤跑向中门。

周 萍 四凤,见着你妈,给我问问好。

鲁四凤 谢谢您,回头见。(四凤下)

鲁 贵 大少爷,您是明天起身么?

周 萍 嗯。

鲁 贵 让我送送您。

周 萍 不用,谢谢你。

鲁 贵 平时总是您心好,照顾着我们。您这一走,我同我这丫头都得惦记着您了。

周 萍 (笑)你又没钱了吧?

鲁 贵 (奸笑)大少爷,您这可是开玩笑。——我说的是实话,四凤知道,我总是背后说大少爷好的。

周 萍 好吧。——你没有事么?

鲁 贵 没事,没事,我只跟您商量点闲拌儿。您知道,四凤的妈妈来了,楼上的太太要见她,……

[紫漪由饭厅门上,鲁贵一眼看见,话说成一半,又吞进去。]

鲁 贵 哦,太太下来了!太太,您病完全好啦?(紫漪点一点头)鲁贵直惦记着。

周紫漪 好,你下去吧。

[鲁贵鞠躬由中门下。]

周紫漪 (向周萍)他上哪儿去了?

周 萍 (莫明其妙)谁?

周紫漪 你父亲。

周 萍 他有事情,见客,一会儿就回来。弟弟呢?

周紫漪 他只会哭,他走了。

周 萍 (怕和她一同在这间屋里)哦。(停)我要走了,我现在要收拾东西去。(走向饭厅)

周紫漪 回来,(周萍停步)我请你略微坐一坐。

周 萍 什么事。

周紫漪 (阴沉地)有话说。

周 萍 (看出她的神色)你像是有很重要的话跟我谈似的。

周紫漪 嗯。

周 萍 说吧。

周紫漪 我希望你明白方才的情形。这不是一天的事情。

周 萍 (躲避地)父亲一向是那样,他说一句就是一句的。

周紫漪 可是人家说一句,我就要听一句,那是违背我的本性

的。

周 萍 我明白你。(强笑)那么你顶好不听他的话就得了。

周繁漪 萍,我盼望你还是从前那样诚恳的人。顶好不要学着现在一般青年人玩世不恭的态度。你知道我没有你在我面前,这样,我已经很苦了。

周 萍 所以我就要走了。不要叫我们见着,互相提醒我们最后悔的事情。

周繁漪 我不后悔,我向来做事没有后悔过。

周 萍 (不得已地)我想,我很明白地对你表示过。这些日子我没有见你,我想你很明白。

周繁漪 很明白。

周 萍 那么,我是个最糊涂,最不明白的人。我后悔,我认为我生平做错一件大事。我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弟弟,更对不起父亲。

周繁漪 (低沉地)但是你最对不起的人有一个,你反而轻轻地忘了。

周 萍 我最对不起的人,自然也有,但是我不必同你说。

周繁漪 (冷笑)那不是她!你最对不起的是我,是你曾经引诱过的后母!

周 萍 (有些怕她)你疯了。

周繁漪 你欠了我一笔债,你对我负着责任;你不能看见了新的世界,就一个人跑。

周 萍 我认为你用的这些字眼,简直可怕。这种字句不是在父亲这样——这样体面的家庭里说的。

周繁漪 (气极)父亲,父亲,你撇开你的父亲吧!体面?你也说体面?(冷笑)我在这样的体面家庭已经十八年啦。周家家庭里所出的罪恶,我听过,我见过,我做过。我始

终不是你们周家的人。我做的事,我自己负责任。不像你们的祖父,叔祖,同你们的好父亲,偷偷做出许多可怕的事情,祸移在人身上,外面还是一副道德面孔,慈善家,社会上的好人物。

周 萍 繁漪,大家庭自然免不了不良分子,不过我们这一支,除了我,……

周繁漪 都一样,你父亲是第一个伪君子,他从前就引诱过一个良家的姑娘。

周 萍 你不要乱说话。

周繁漪 萍,你再听清楚点,你就是你父亲的私生子!

周 萍 (惊异而无主地)你瞎说,你有什么证据?

周繁漪 请你问你的体面父亲,这是他十五年前喝醉了的时候告诉我的。(指桌上相片)你就是这年轻的姑娘生的小孩。她因为你父亲又不要她,就自己投河死了。

周 萍 你,你,你简直……——好,好,(强笑)我都承认。你预备怎么样?你要跟我说什么?

周繁漪 你父亲对不起我,他用同样手段把我骗到你们家来,我逃不开,生了冲儿。十几年来像刚才一样的凶横,把我渐渐地磨成了石头样的死人。你突然从家乡出来,是你,是你把我引到一条母亲不像母亲,情妇不像情妇的路上去。是你引诱的我!

周 萍 引诱!我请你不要用这两个字好不好?你知道当时的情形怎么样?

周繁漪 你忘记了在这屋子里,半夜,我哭的时候,你叹息着说的话么?你说你恨你的父亲,你说过,你愿他死,就是犯了灭伦的罪也干。

周 萍 你忘了。那是我年轻,我的热叫我说出来这样糊涂的

话。

周蘩漪 你忘了,我虽然比你只大几岁,那时,我总还是你的母亲,你知道你不该对我说这种话么?

周 萍 哦——(叹了一口气)总之,你不该嫁到周家来,周家的空气满是罪恶。

周蘩漪 对了,罪恶,罪恶。你的祖宗就不曾清白过,你们家里永远是不干净。

周 萍 年轻人一时糊涂,做错了的事,你就不肯原谅么?(苦恼地皱着眉)

周蘩漪 这不是原谅不原谅的问题,我已经预备好棺材,安安静静地等死,一个人偏把我救活了又不理我,撇得我枯死,慢慢地渴死。让你说,我该怎么办?

周 萍 那,那我也不知道,你来说吧!

周蘩漪 (一字一字地)我希望你不要走。

周 萍 怎么,你要我陪着你,在这样的家庭,每天想着过去的罪恶,这样活活地闷死么?

周蘩漪 你既然知道这家庭可以闷死人,你怎么肯一个人走,把我放在家里?

周 萍 你没有权利说这种话,你是冲弟弟的母亲。

周蘩漪 我不是! 我不是! 自从我把我的性命,名誉,交给你,我什么都不顾了。我不是他的母亲,不是,不是,我也不是周朴园的妻子。

周 萍 (冷冷地)如果你以为你不是父亲的妻子,我自己还承认我是我父亲的儿子。

周蘩漪 (不曾想到他会说这一句话,呆了一下)哦,你是你的父亲的儿子。——这些月,你特别不来看我,是怕你的父亲?

周 萍 也可以说是怕他,才这样的吧。

周蘩漪 你这一次到矿上去,也是学着你父亲的英雄榜样,把一个真正明白你,爱你的人丢开不管么?

周 萍 这么解释也未尝不可。

周蘩漪 (冷冷地)这么说,你到底是你父亲的儿子。(笑)父亲的儿子?(狂笑)父亲的儿子?(狂笑,忽然冷静严厉地)哼,都是些没有用,胆小怕事,不值得人为他牺牲的东西!我恨着我早没有知道你!

周 萍 那么你现在知道了!我对不起你,我已经同你详细解释过,我厌恶这种不自然的关系。我告诉你,我厌恶。我负起我的责任,我承认我那时的错,然而叫我犯了那样的错,你也不能完全没有责任。你是我认为最聪明,最能了解人的女子,所以我想,你最后会原谅我。我的态度,你现在骂我玩世不恭也好,不负责任也好,我告诉你,我盼望这一次的谈话是我们最末一次谈话了。
(走向饭厅门)

周蘩漪 (沉重的语气)站着。(周萍立住)我希望你明白我刚才说的话,我不是请求你。我盼望你用你的心,想一想,过去我们在这屋子说的,(停,难过)许多,许多的话。一个女子,你记着,不能受两代的欺侮,你可以想一想。

周 萍 我已经想得很透彻,我自己这些天的痛苦,我想你不是不知道,好,请你让我走吧。

[周萍由饭厅下,蘩漪的眼泪一颗颗地流在腮上,她走到镜台前,照着自己苍白色的有皱纹的脸,便嚤嚤地扑在镜台上哭起来。

[鲁贵偷偷地由中门走进来,看见太太在哭。

鲁 贵 (低声)太太!

周蘩漪 (突然站起)你来干什么?

鲁 贵 鲁妈来了好半天啦。

周蘩漪 谁? 谁来好半天啦?

鲁 贵 我家里的,太太不是说过要我叫她来见么?

周蘩漪 你为什么不早点来告诉我?

鲁 贵 (假笑)我倒是想着,可是我(低声)刚才瞧见太太跟大少爷说话,所以就没敢惊动您。

周蘩漪 啊,你,你刚才在——

鲁 贵 我? 我在大客厅伺候老爷见客呢!(故意地不明白)太太有什么事么?

周蘩漪 没什么,那么你叫鲁妈进来吧。

鲁 贵 (谄笑)我们家里是个下等人,说话粗里粗气,您可别见怪。

周蘩漪 都是一样的人。我不过想见一见,跟她谈谈闲话。

鲁 贵 是,那是太太的恩典。对了,老爷刚才跟我说,怕明天要下大雨,请太太把老爷的那一件旧雨衣拿出来,说不定老爷就要出去。

周蘩漪 四凤给老爷检的衣裳,四凤不会拿么?

鲁 贵 我也是这么说啊,您不是不舒服么? 可是老爷吩咐,不要四凤,还是要太太自己拿。

周蘩漪 那么,我一会儿拿来。

鲁 贵 不,是老爷吩咐,说现在就要拿出来。

周蘩漪 哦,好,我就去吧。——你现在叫鲁妈进来,叫她在这房里等一等。

鲁 贵 是,太太。

[鲁贵下。蘩漪的脸更显得苍白,她在极力压制自己的烦郁。

周繁漪 (把窗户打开,吸一口气,自语)热极了,闷极了,这里真是再也不能住的。我希望我今天变成火山的口,热烈地冒一次,什么我都烧个干净,那时我就再掉在冰川里,冻成死灰,一生只热热地烧一次,也就算够了。我过去的是完了,希望大概也是死了的。哼,什么我都预备好了,来吧,恨我的人,来吧,叫我失望的人,叫我忌妒的人,都来吧,我在等候着你们。(望着空空的前面,继而垂下头去。鲁贵上)

鲁 贵 刚才小当差来,说老爷催着要。

周繁漪 (抬头)好,你先去吧。我叫陈妈送去。

[繁漪由饭厅下,贵由中门下。移时鲁妈——即鲁侍萍——与四凤上。鲁妈的年纪约有四十七岁的光景,鬓发已经有点斑白,面貌白净,看上去也只有三十八九岁的样子。她的眼有些呆滞,时而呆呆地望着前面,但是在那秀长的睫毛,和她圆大的眸子间,还寻得出她少年时静慧的神韵。她的衣服朴素而有身份,旧蓝布裤褂,很洁净地穿在身上。远远地看着,依然像大家户里落魄的妇人。她的高贵的气质和她的丈夫的鄙俗,奸小,恰成一个强烈的对比。

[她的头还包着一条白布手巾,怕是坐火车围着避土的,她说话总爱微微地笑,尤其因为刚见着两年未见的亲女儿,神色还是快慰地闪着快乐的光彩。她的声音很低,很沉稳,语音像一个南方人曾经和北方人相处很久,夹杂着许多模糊、轻快的南方音,但是她的字句说得很清楚。她的牙齿非常齐整,笑的时候在嘴角旁露出一对深深的笑涡,叫我们想起来四凤笑时口旁一对浅浅的涡影。

[鲁妈拉着女儿的手,四凤就像个小鸟偎在她身边走进来。后面跟着鲁贵,提着一个旧包袱。他骄傲地笑着,比起来,这母子的单纯的欢欣,他更是粗鄙了。]

鲁四凤 太太呢?

鲁 贵 就下来。

鲁四凤 妈,您坐下。(鲁妈坐)您累么?

鲁 妈 不累。

鲁四凤 (高兴地)妈,您坐一坐。我给您倒一杯冰镇的凉水。

鲁侍萍 不,不要走,我不热。

鲁 贵 风儿,你给你妈拿一瓶汽水来,(向鲁妈)这儿公馆什么都没有?一到夏天,柠檬水,果子露,西瓜汤,橘子,香蕉,鲜荔枝,你要什么,就有什么。

鲁侍萍 不,不,你别听你爸爸的话。这是人家的东西。你在我身旁跟我多坐一会,回头跟我同——同这位周太太谈谈,比喝什么都强。

鲁 贵 太太就会下来,你看你,那块白包头,总舍不得拿下来。

鲁侍萍 (和蔼地笑着)真的,说了那么半天。(笑望着四凤)连我在火车上搭的白手巾都忘了解啦。(要解它)

鲁四凤 (笑着)妈,您让我替您解开吧。(走过去解。这里,鲁贵走到小茶几旁,又偷偷地把烟放在自己的烟盒里)

鲁侍萍 (解下白手巾)你看我的脸脏么?火车上尽是土,你看我的头发,不要叫人家笑。

鲁四凤 不,不,一点都不脏。两年没见您,您还是那个样。

鲁侍萍 哦,风儿,你看我的记性。谈了这半天,我忘记把你顶喜欢的东西给你拿出来啦。

鲁四凤 什么?妈。

鲁侍萍 (由身上拿出一个小包来)你看,你一定喜欢的。

鲁四风 不,您先别给我看,让我猜猜。

鲁侍萍 好,你猜吧。

鲁四风 小石娃娃?

鲁侍萍 (摇头)不对,你太大了。

鲁四风 小粉扑子。

鲁侍萍 (摇头)给你那个有什么用?

鲁四风 哦,那一定是小针线盒。

鲁侍萍 (笑)差不多。

鲁四风 那您叫我打开吧。(忙打开纸包)哦,妈!顶针,银顶针!爸,您看,您看!(给鲁贵看)

鲁贵 (随声说)好!好!

鲁四风 这顶针太好看了,上面还镶着宝石。

鲁贵 什么?(走两步,拿来细看)给我看看。

鲁侍萍 这是学校校长的太太送给我的。校长丢了个要紧的钱包,叫我拾着了,还给他。校长的太太就非要送给我东西,拿出一大堆小首饰,叫我挑,送给我的女儿。我就检出这一件,拿来送给你,你看好不好?

鲁四风 好,妈,我正要这个呢。

鲁贵 咦,哼,(把顶针交给四风)得了吧,这宝石是假的,你挑的真好。

鲁四风 (见着母亲特别欢喜说话,轻蔑地)哼,您呀,真宝石到了您的手里也是假的。

鲁侍萍 凤儿,不许这样跟爸爸说话。

鲁四风 (撒娇)妈,您不知道,您不在这儿,爸爸就拿我一个人撒气,尽欺负我。

鲁贵 (看不惯他妻女这样“乡气”,于是轻蔑地)你看你们这点穷相,走到大家公馆,不来看看人家的阔排场,尽在

一边闲扯。四凤,你先把这两年做的衣裳给你妈看看。

鲁四凤 (白眼)妈不希罕这个。

鲁 贵 你不也有点首饰么?你拿出来给你妈开开眼。看看还是我对,还是把女儿关在家里对?

鲁侍萍 (向鲁贵)我走的时候嘱咐过你,这两年写信的时候也总不断地提醒过你,我说过我不愿意把我的女儿送到一个阔公馆,叫人家使唤。你偏——(忽然觉得这不是谈家事的地方,回头向四凤)你哥哥呢?

鲁四凤 不是在门房里等着我们么?

鲁 贵 不是等着你们,人家等着见老爷呢。(向鲁妈)去年我叫人给你捎个信,告诉你大海也当了矿上的工头,那都是我在这儿嘀咕上的。

鲁四凤 (厌恶她父亲又表白自己的本领)爸爸,您看哥哥去吧。他的脾气有点不好,怕他等急了,跟张爷刘爷们闹起来。

鲁 贵 真他妈的。这孩子的狗脾气我倒忘了,(走向中门,回头)你们好好在这屋子坐一会,别乱动,太太一会儿就下来。

[鲁贵下。母女见鲁贵走后,如同犯人望见看守走了一样,舒展地吐出一口气来。母女二人相对凄然地笑了一笑,刹那间,她们脸上又浮出欢欣,这次是由衷心升起来愉快的笑。

鲁侍萍 (伸出手来,向四凤)哦,孩子,让我看看你。

[四凤走到母亲面前。跪下。

鲁四凤 妈,您不怪我吧?您不怪我这次没听您的话,跑到周公馆做事吧?

鲁侍萍 不,不,做了就做了。——不过为什么这两年你一个字也不告诉我,我下车走到家里,才听见张大婶告诉我,说我的女儿在这儿。

鲁四凤 妈,我怕您生气,我怕您难过,我不敢告诉您。——其实,妈,我们也不是什么富贵人家,就是像我这样帮人,我想也没有什么关系。

鲁侍萍 不,你以为妈怕穷么?怕人家笑我们穷么?不,孩子,妈最知道认命,妈最看得开,不过,孩子,我怕你太年轻,容易一阵子犯糊涂,妈受过苦,妈知道的。你不懂,你不知道这世界太——人的心太——。(叹一口气)好,我们先不提这个。(站起来)这家的太太真怪!她要见我干什么?

鲁四凤 嗯,嗯,是啊。(她的恐惧来了,但是她愿意向好的一面想)不,妈,这边太太没有多少朋友,她听说妈也会写字,念书,也许觉着很相近,所以想请妈来谈谈。

鲁侍萍 (不信地)哦?(慢慢看这屋子的摆设,指着有镜台的柜)这屋子倒是很雅致的。就是家具太旧了点。这是——?

鲁四凤 这是老爷用的红木书桌,现在做摆饰用了。听说这是三十年前的老东西,老爷偏偏喜欢用,到哪儿带到哪儿。

鲁侍萍 那个(指着有镜台的柜)是什么?

鲁四凤 那也是件老东西,从前的第一个太太,就是大少爷的母亲,顶爱的东西。您看,从前的家具多笨哪。

鲁侍萍 噢,奇怪。——为什么窗户还关上呢?

鲁四凤 您也觉奇怪不是?这是我们老爷的怪脾气,夏天反而要关窗户。

鲁侍萍 (回想)风儿,这屋子我像是在哪儿见过似的。

鲁四凤 (笑)真的?您大概是想我想的梦里到过这儿。

鲁侍萍 对了,梦似的。——奇怪,这地方怪得很,这地方忽然叫我想起了许许多多事情。(低下头坐下)

鲁四凤 (慌)妈,您怎么脸上发白?您别是受了暑,我给您拿一杯冷水吧?

鲁侍萍 不,不是,你别去——我怕得很,这屋子有鬼怪!

鲁四凤 妈,您怎么啦?

鲁侍萍 我怕得很,忽然我把三十年前的事情一件一件地都想起来了,已经忘了许多年的人又在我心里转。四凤,你摸摸我的手。

鲁四凤 (摸鲁妈的手)冰凉,妈,您可别吓坏我。我胆子小,妈,妈,——这屋子从前可闹过鬼的!

鲁侍萍 孩子,你别怕,妈不怎么样。不过,四凤,我好像我的魂来过这儿似的。

鲁四凤 妈,您别瞎说啦,您怎么来过?他们二十年前才搬到这儿北方来,那时候,您不是还在南方么?

鲁侍萍 不,不,我来过。这些家具,我想不起来——我在哪儿见过。

鲁四凤 妈,您的眼不要直瞪瞪地望着,我怕。

鲁侍萍 别怕,孩子,别怕。孩子。(声音愈低,她用力地想,她整个的人,缩缩到记忆的最下层深处)

鲁四凤 妈,您看那个柜干什么?那就是从前死了的第一个太太的东西。

鲁侍萍 (突然低声颤颤地向四凤)风儿,你去看,你去看,那只柜子靠右第三个抽屉里,有没有一只小孩穿的绣花虎头鞋。

鲁四凤 妈,您怎么啦? 不要这样疑神疑鬼的。

鲁侍萍 凤儿,你去,你去看一看。我心里有点怯,我有点走不动,你去!

鲁四凤 好,我去看。
〔她走到柜前,拉开抽斗,看。〕

鲁侍萍 (急问)有没有?

鲁四凤 没有,妈。

鲁侍萍 你看清楚了?

鲁四凤 没有,里面空空地就是些茶碗。

鲁侍萍 哦,那大概是我在做梦了。

鲁四凤 (怜惜她的母亲)别多说话了,妈,静一静吧。妈,您在外受了委屈了,(落泪)从前,您不是这样神魂颠倒的。可怜的妈妈呀(抱着她)好一点了么?

鲁侍萍 不要紧的。——刚才我在门房听见这家里还有两位少爷?

鲁四凤 嗯妈,都很好,都很和气的。

鲁侍萍 (自言自语地)不,我的女儿说什么也不能在这儿多呆。不成。不成。

鲁四凤 妈,您说什么? 这儿上上下下都待我很好。妈,这里老爷太太向来不骂底下人,两位少爷都很和气的。这周家不但是活着的人心好,就是死了的人样子也是挺厚道的。

鲁侍萍 周? 这家里姓周?

鲁四凤 妈,您看您,您刚才不是问着周家的门进来的么,怎么会忘了?(笑)妈,我明白了,您还是路上受热了。我先给你拿着周家第一个太太的相片,给您看。我再给你拿点水来喝。

[四凤在镜台上拿了相片过来,站在鲁妈背后,给她看。]

鲁侍萍 (拿着相片,看)哦!(惊愕得说不出话来,手发颤)

鲁四凤 (站在鲁妈背后)您看她多好看,这就是大少爷的母亲,笑得多么美,他们说还有点像我呢。可惜,她死了,要不然,——(觉得鲁妈头向前倒)哦,妈,您怎么啦?您怎么?

鲁侍萍 不,不,我头晕,我想喝水。

鲁四凤 (慌,掐着鲁妈的手指,搓她的头)妈,您到这边来!(扶鲁妈到一个大的沙发前,鲁妈手里还紧紧地拿着相片)妈,您在这儿躺一躺。我给您拿水去。

[四凤由饭厅门忙跑下。]

鲁侍萍 哦,天哪。我是死了的人!这是真的么?这张相片?这些家具?怎么会?——哦,天底下地方大得很,怎么?熬过这几十年偏偏又把我这个可怜的孩子,放回到他——他的家里?哦,好不公平的天哪!(哭泣)

[四凤拿水上,鲁妈忙擦眼泪。]

鲁四凤 (持水杯,向鲁妈)妈,您喝一口,不再喝几口。(鲁妈饮)好一点了么?

鲁侍萍 嗯,好,好啦。孩子,你现在就跟我回家。

鲁四凤 (惊讶)妈,您怎么啦?

[由饭厅传出蘩漪喊“四凤”的声音。]

鲁侍萍 谁喊你?

鲁四凤 太太。

[蘩漪声:四凤!]

鲁四凤 哎。

[蘩漪声:四凤,你来,老爷的雨衣你给放在哪儿啦?]

鲁四凤 (喊)我就来。(向鲁妈)妈等一等,我就回来。

鲁侍萍 好,你去吧。

[四凤下。鲁妈周围望望,走到柜前,抚摩着她从前的家具,低头沉思。忽然听见屋外花园里走路的声音,她转过身来,等候着。

[鲁贵由中门上。

鲁 贵 四凤呢?

鲁侍萍 这儿的太太叫了去啦。

鲁 贵 你回头告诉太太,说找着雨衣,老爷自己到这儿来穿,还要跟太太说几句话。

鲁侍萍 老爷要到这屋里来?

鲁 贵 嗯,你告诉清楚了,别回头老爷来到这儿,太太不在,老头儿又发脾气了。

鲁侍萍 你跟太太说吧。

鲁 贵 这上上下下许多底下人都得我支派,我忙不开,我可不能等。

鲁侍萍 我要回家去,我不见太太了。

鲁 贵 为什么?这次太太叫你来,我告诉你,就许有点什么很要紧的事跟你谈谈。

鲁侍萍 我预备带着凤儿回去,叫她辞了这儿的事。

鲁 贵 什么?你看你这点——

[蘩漪由饭厅上。

鲁 贵 太太。

周蘩漪 (向门内)四凤,你先把那两套也拿出来,问问老爷要哪一件。(里面答应)哦,(吐出一口气,向鲁妈)这就是四凤的妈吧?叫你久等了。

鲁 贵 等太太是应当的。太太准她来给您请安就是老大的面子。

[四凤由饭厅出,拿雨衣进。]

周蘩漪 请坐!你来了好半天啦。(鲁妈只在打量着,没有坐下)

鲁侍萍 不多一会,太太。

鲁四凤 太太。把这三件雨衣都送给老爷那边去么?

鲁 贵 老爷说就放在这儿,老爷自己来拿,还请太太等一会,老爷见您有话说呢。

周蘩漪 知道了。(向四凤)你先到厨房,把晚饭的菜看看,告诉厨房一下。

鲁四凤 是,太太。(望着鲁贵,又疑惧地望着蘩漪由中门下)

周蘩漪 鲁贵,告诉老爷,说我同四凤的母亲谈话,回头再请他到这儿来。

鲁 贵 是,太太。(但不走)

周蘩漪 (见鲁贵不走)你有什么事么?

鲁 贵 太太,今天早上老爷吩咐德国克大夫来。

周蘩漪 二少爷告诉过我了。

鲁 贵 老爷刚才吩咐,说来了就请太太去看。

周蘩漪 我知道了。好,你去吧。

[鲁贵由中门下。]

周蘩漪 (向鲁妈)坐下谈,不要客气。(自己坐在沙发上)

鲁侍萍 (坐在旁边一张椅子上)我刚下火车,就听见太太这边吩咐,要我来见见您。

周蘩漪 我常听四凤提到你,说你念过书,从前也是很好的门第。

鲁侍萍 (不愿提起从前的事)四凤这孩子很傻,不懂规矩,这两年叫您多生气啦。

周蘩漪 不,她非常聪明,我也很喜欢她。这孩子不应当叫她伺候人,应当替她找一个正当的出路。

鲁侍萍 太太多夸奖她了。我倒是不愿意这孩子帮人。

周蘩漪 这一点我很明白。我知道你是个知书达礼的人，一见面，彼此都觉得性情是直爽的，所以我不妨把请你来的原因现在跟你说一说。

鲁侍萍 (忍不住)太太，是不是我这小孩平时的举动有点叫人说闲话？

周蘩漪 (笑着，故为很肯定地说)不，不是。
〔鲁贵由中门上。

鲁 贵 太太。

周蘩漪 什么事？

鲁 贵 克大夫已经来了，刚才汽车夫接来的，现时在小客厅等着呢。

周蘩漪 我有客。

鲁 贵 客？——老爷说请太太就去。

周蘩漪 我知道，你先去吧。
〔鲁贵下。

周蘩漪 (向鲁妈)我先把我家里的情形说一说。第一我家里的女人很少。

鲁侍萍 是，太太。

周蘩漪 我一个人是个女人，两个少爷，一位老爷，除了一两个老妈子以外，其余用的都是男下人。

鲁侍萍 是，太太，我明白。

周蘩漪 四凤的年纪很轻，哦，她才十九岁，是不是？

鲁侍萍 不，十八。

周蘩漪 那就对了，我记得好像她比我的孩子是大一岁的样子。这样年轻的孩子，在外边做事，又生得很秀气的。

鲁侍萍 太太，如果四凤有不检点的地方，请您千万不要瞞我。

周蘩漪 不,不,(又笑了)她很好的。我只是说说这个情形。我自己有一个儿子,他才十七岁,——恐怕刚才你在花园见过——一个不十分懂事的孩子。

[鲁贵自书房门上。

鲁 贵 老爷催着太太去看病。

周蘩漪 没有人陪着克大夫么?

鲁 贵 王局长刚走,老爷自己在陪着呢。

鲁侍萍 太太,您先看去。我在这儿等着不要紧。

周蘩漪 不,我话还没说完。(向鲁贵)你跟老爷说,说我没有病,我自己并没要请医生来。

鲁 贵 是,太太。(但不走)

周蘩漪 (看鲁贵)你在干什么?

鲁 贵 我等太太还有什么旁的事要吩咐。

周蘩漪 (忽然想起来)有,你跟老爷回完话之后,你出去叫一个电灯匠来,刚才我听说花园藤萝架上的旧电线落下来了,走电,叫他赶快收拾一下,不要电了人。

鲁 贵 是,太太。

[鲁贵由中门下。

周蘩漪 (见鲁妈立起)鲁奶奶,你还是坐呀。哦,这屋子又闷热起来啦。(走到窗户,把窗户打开,回来,坐)这些天我就看着我这孩子奇怪,谁知这两天,他忽然跟我说他很喜欢四风。

鲁侍萍 什么?

周蘩漪 也许预备要帮助她学费,叫她上学。

鲁侍萍 太太,这是笑话。

周蘩漪 我这孩子还想四风嫁给他。

鲁侍萍 太太,请您不必往下说,我都明白了。

周蘩漪 (追一步)四凤比我的孩子大,四凤又是很聪明的女孩子,这种情形——

鲁侍萍 (不喜欢蘩漪的暧昧的口气)我的女儿,我总相信是个懂事,明白大体的孩子。我向来不愿意她到大公馆帮人,可是我信得过,我的女儿就帮这儿两年,她总不会做出一点糊涂事的。

周蘩漪 鲁奶奶,我也知道四凤是个明白的孩子,不过有了这种不幸的情形,我的意思,是非常容易叫人发生误会的。

鲁侍萍 (叹气)今天我到这儿来是万没想到的事,回头我就预备把她带走,现在我就请太太准了她的长假。

周蘩漪 哦,哦,——如果你以为这样办好,我也觉得很妥当的。不过有一层,我怕,我的孩子有点傻气,他还是会找到你家里见四凤的。

鲁侍萍 您放心。我后悔得很,我不该把这个孩子一个人交给她父亲管的。明天,我准离开此地,我会远远地带她走,不会见着周家的人。太太,我想现在带着我的女儿走。

周蘩漪 那么,也好,回头我叫帐房把工钱算出来。她自己的东西,我可以派人送去,我有一箱子旧衣服,也可以带着去,留着她以后在家里穿。

鲁侍萍 (自语)凤儿,我的可怜的孩子!(坐在沙发上落泪)天哪。

周蘩漪 (走到鲁妈面前)不要伤心,鲁奶奶。如果钱上有什么问题,尽管到我这儿来,一定有办法。好好地带她回去,有你这样一个母亲教育她,自然比在这儿好的。

[朴园由书房上。

周朴园 蘩漪!

[蘩漪抬头。鲁妈站起,忙躲在一旁,神色大变,观察

他。

周朴园 你怎么还不去？

周蘩漪 (故意地)上哪儿？

周朴园 克大夫在等着你,你不知道么？

周蘩漪 克大夫？谁是克大夫？

周朴园 给你从前看病的克大夫。

周蘩漪 我的药喝够了,我不预备再喝了。

周朴园 那么你的病……

周蘩漪 我没有病。

周朴园 (忍耐)克大夫是我在德国的好朋友,对于妇科很有研究。你的神经有点失常,他一定治得好。

周蘩漪 谁说我的神经失常？你们为什么这样咒我,我没有病,我没有病,我告诉你,我没有病！

周朴园 (冷酷地)你当着人这样胡喊乱闹,你自己有病,偏偏要讳病忌医,不肯叫医生治,这不就是神经上的病态么？

周蘩漪 哼,我假若有病,也不是医生治得好的。(向饭厅门走)

周朴园 (大声喊)站住！你上哪儿去？

周蘩漪 (不在意地)到楼上去。

周朴园 (命令地)你应当听话。

周蘩漪 (好像不明白地)哦！(停,不经意地打量他)你看你！(尖声笑两声)你简直叫我想笑。(轻蔑地笑)你忘了你自己是怎么样一个人啦！(又大笑,由饭厅跑下,重重地关上门)

周朴园 来人！

[仆人上。

仆 人 老爷！

周朴园 太太现在在楼上。你叫大少爷陪着克大夫到楼上去给太太看病。

仆 人 是,老爷。

周朴园 你告诉大少爷,太太现在神经病很重,叫他小心点,叫楼上老妈子好好地看看太太。

仆 人 是,老爷。

周朴园 还有,叫大少爷告诉克大夫,说我有点累,不陪他了。

仆 人 是,老爷。

[仆人下。朴园点着一支吕宋烟,看见桌上的雨衣。

周朴园 (向鲁妈)这是太太找出来的雨衣吗?

鲁侍萍 (看着他)大概是。

周朴园 (拿起看看)不对,不对,这都是新的。我要我的旧雨衣,你回头跟太太说。

鲁侍萍 嗯。

周朴园 (看她不走)你不知道这间房子底下人不准随便进来么?

鲁侍萍 (看着他)不知道,老爷。

周朴园 你是新来的下人?

鲁侍萍 不是的,我找我的女儿来的。

周朴园 你的女儿?

鲁侍萍 四凤是我的女儿。

周朴园 那你走错屋子了。

鲁侍萍 哦。——老爷没有事了?

周朴园 (指窗)窗户谁叫打开的?

鲁侍萍 哦。(很自然地走到窗前,关上窗户,慢慢地走向中门)

周朴园 (看她关好窗门,忽然觉得她很奇怪)你站一站,(鲁妈停)你——你贵姓?

鲁侍萍 我姓鲁。

周朴园 姓鲁。你的口音不像北方人。

鲁侍萍 对了,我不是,我是江苏的。

周朴园 你好像有点无锡口音。

鲁侍萍 我自小就在无锡长大的。

周朴园 (沉思)无锡? 嗯,无锡,(忽而)你在无锡是什么时候?

鲁侍萍 光绪二十年,离现在有三十多年了。

周朴园 哦,三十年前你在无锡?

鲁侍萍 是的,三十多年前呢,那时候我记得我们还没有用洋火呢。

周朴园 (沉思)三十多年前,是的,很远啦,我想想,我大概是二十多岁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无锡呢。

鲁侍萍 老爷是那个地方的人?

周朴园 嗯,(沉吟)无锡是个好地方。

鲁侍萍 哦,好地方。

周朴园 你三十年前在无锡么?

鲁侍萍 是,老爷。

周朴园 三十年前,在无锡有一件很出名的事情——

鲁侍萍 哦。

周朴园 你知道么?

鲁侍萍 也许记得,不知道老爷说的是哪一件?

周朴园 哦,很远的,提起来大家都忘了。

鲁侍萍 说不定,也许记得的。

周朴园 我问过许多那个时候到过无锡的人,我想打听打听。可是那个时候在无锡的人,到现在不是老了就是死了,活着的多半是不知道的,或者忘了。

鲁侍萍 如若老爷想打听的话,无论什么事,无锡那边我还有认

识的人,虽然许久不通音信,托他们打听点事情总还可以的。

周朴园 我派人到无锡打听过。——不过也许凑巧你会知道。三十年前在无锡有一家姓梅的。

鲁侍萍 姓梅的?

周朴园 梅家的一个年轻小姐,很贤慧,也很规矩,有一天夜里,忽然地投水死了,后来,后来,——你知道么?

鲁侍萍 不敢说。

周朴园 哦。

鲁侍萍 我倒认识一个年轻的姑娘姓梅的。

周朴园 哦?你说说看。

鲁侍萍 可是她不是小姐,她也不贤慧,并且听说是不大规矩的。

周朴园 也许,也许你弄错了,不过你不妨说说看。

鲁侍萍 这个梅姑娘倒是有一天晚上跳的河,可不是一个,她手里抱着一个刚生下三天的男孩。听人说她生前是不规矩的。

周朴园 (苦痛)哦!

鲁侍萍 她是个下等人,不很守本分的。听说她跟那时周公馆的少爷有点不清白,生了两个儿子。生了第二个,才过三天,忽然周少爷不要她了,大孩子就放在周公馆,刚生的孩子她抱在怀里,在年三十夜里投河死的。

周朴园 (汗涔涔地)哦。

鲁侍萍 她不是小姐,她是无锡周公馆梅妈的女儿,她叫侍萍。

周朴园 (抬起头来)你姓什么?

鲁侍萍 我姓鲁,老爷。

周朴园 (喘出一口气,沉思地)侍萍,侍萍,对了。这个女孩子

的尸首,说是有一个穷人见着埋了。你可以打听得她的坟在哪儿么?

鲁侍萍 老爷问这些闲事干什么?

周朴园 这个人跟我们有点亲戚。

鲁侍萍 亲戚?

周朴园 嗯,——我们想把她的坟墓修一修。

鲁侍萍 哦——那用不着了。

周朴园 怎么?

鲁侍萍 这个人现在还活着。

周朴园 (惊愕)什么?

鲁侍萍 她没有死。

周朴园 她还在? 不会吧? 我看见她河边上的衣服,里面有她的绝命书。

鲁侍萍 不过她被一个慈善的人救活了。

周朴园 哦,救活啦?

鲁侍萍 以后无锡的人是没见着她,以为她那夜晚死了。

周朴园 那么,她呢?

鲁侍萍 一个人在外乡活着。

周朴园 那个小孩呢?

鲁侍萍 也活着。

周朴园 (忽然立起)你是谁?

鲁侍萍 我是这儿四凤的妈,老爷。

周朴园 哦。

鲁侍萍 她现在老了,嫁给一个下等人,又生了个女孩,境况很不好。

周朴园 你知道她现在在哪儿?

鲁侍萍 我前几天还见着她!

周朴园 什么？她就在这儿？此地？

鲁侍萍 嗯，就在此地。

周朴园 哦！

鲁侍萍 老爷，您想见一见她么。

周朴园 不，不。谢谢你。

鲁侍萍 她的命很苦。离开了周家，周家少爷就娶了一位有钱有门第的小姐。她一个单身人，无亲无故，带着一个孩子在外乡什么事都做。讨饭，缝衣服，当老妈，在学校里伺候人。

周朴园 她为什么不再找到周家？

鲁侍萍 大概她是不愿意吧？为着她自己的孩子她嫁过两次。

周朴园 嗯，以后她又嫁过两次。

鲁侍萍 嗯，都是很下等的人。她遇人都很不如意，老爷想帮一帮她么？

周朴园 好，你先下去。让我想一想。

鲁侍萍 老爷，没有事了？（望着朴园，眼泪要涌出）老爷，您那雨衣，我怎么说？

周朴园 你去告诉四凤，叫她把我樟木箱子里那件旧雨衣拿出来，顺便把那箱子里的几件旧衬衣也检出来。

鲁侍萍 旧衬衣？

周朴园 你告诉她在我那顶老的箱子里，纺绸的衬衣，没有领子的。

鲁侍萍 老爷那种绸衬衣不是一共有五件？您要哪一件？

周朴园 要哪一件？

鲁侍萍 不是有一件，在右袖襟上有个烧破的窟窿，后来用丝线绣成一朵梅花补上的？还有一件，——

周朴园 （惊愕）梅花？

鲁侍萍 还有一件绸衬衣,左袖襟也绣着一朵梅花,旁边还绣着一个萍字。还有一件,——

周朴园 (徐徐立起)哦,你,你,你是——

鲁侍萍 我是从前伺候过老爷的下人。

周朴园 哦,侍萍!(低声)怎么,是你?

鲁侍萍 你自然想不到,侍萍的相貌有一天也会老得连你都不认识了。

周朴园 你——侍萍?(不觉地望望柜上的相片,又望鲁妈)

鲁侍萍 朴园,你找侍萍么?侍萍在这儿。

周朴园 (忽然严厉地)你来干什么?

鲁侍萍 不是我要来的。

周朴园 谁指使你来的?

鲁侍萍 (悲愤)命!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

周朴园 (冷冷地)三十年的工夫你还是找到这儿来了。

鲁侍萍 (愤怨)我没有找你,我没有找你,我以为你早死了。我今天没想到到这儿来,这是天要我在这儿又碰见你。

周朴园 你可以冷静点。现在你我都是有子女的人,如果你觉得心里有委屈,这么大年纪,我们先可以不必哭哭啼啼的。

鲁侍萍 哭?哼,我的眼泪早哭干了,我没有委屈,我有的是恨,是悔,是三十年一天一天我自己受的苦。你大概已经忘了你做的事了!三十年前,过年三十的晚上我生下你的第二个儿子才三天,你为了要赶紧娶那位有钱有门第的小姐,你们逼着我冒着大雪出去,要我离开你们周家的门。

周朴园 从前的旧恩怨,过了几十年,又何必再提呢?

鲁侍萍 那是因为周大少爷一帆风顺,现在也是社会上的好人

物。可是自从我被你们家赶出来以后,我没有死成,我把我的母亲可给气死了,我亲生的两个孩子你们家里逼着我留在你们家里。

周朴园 你的第二个孩子你不是已经抱走了么?

鲁侍萍 那是你们老太太看着孩子快死了,才叫我带走的。(自语)哦,天哪,我觉得我像在做梦。

周朴园 我看过去的事不必再提起来吧。

鲁侍萍 我要提,我要提,我闷了三十年了!你结了婚,就搬了家,我以为这一辈子也见不着你了;谁知道我自己的孩子偏偏命定要跑到周家来,又做我从前在你们家里做过的事。

周朴园 怪不得四凤这样像你。

鲁侍萍 我伺候你,我的孩子再伺候你生的少爷们。这是我的报应,我的报应。

周朴园 你静一静。把脑子放清醒点。你不要以为我的心是死了,你以为一个人做了一件于心不忍的事就会忘了么?你看这些家具都是你从前顶喜欢的东西,多少年我总是留着,为着纪念你。

鲁侍萍 (低头)哦。

周朴园 你的生日——四月十八——每年我总记得。一切都照着你是正式嫁过周家的人看,甚至于你因为生萍儿,受了病,总要关窗户,这些习惯我都保留着,为的是不忘你,弥补我的罪过。

鲁侍萍 (叹了一口气)现在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这些傻话请你也不必说了。

周朴园 那更好了。那么我们可以明明白白地谈一谈。

鲁侍萍 不过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谈的。

周朴园 话很多。我看你的性情好像没有大改，——鲁贵像是个很不老实的人。

鲁侍萍 你不要怕。他永远不会知道的。

周朴园 那双方面都好。再有，我要问你的，你自己带走的儿子在哪儿？

鲁侍萍 他在你的矿上做工。

周朴园 我问，他现在在哪儿？

鲁侍萍 就在门房等着见你呢。

周朴园 什么？鲁大海？他！我的儿子？

鲁侍萍 他的脚趾头因为你的不小心，现在还是少一个的。

周朴园 (冷笑)这么说，我自己的骨肉在矿上鼓动罢工，反对我！

鲁侍萍 他跟你现在完完全全是两样的人。

周朴园 (沉静)他还是我的儿子。

鲁侍萍 你不要以为他还会认你做父亲。

周朴园 (忽然)好！痛痛快快地！你现在要多少钱吧？

鲁侍萍 什么？

周朴园 留着你养老。

鲁侍萍 (苦笑)哼，你还以为我是故意来敲诈你，才来的么？

周朴园 也好，我们暂且不提这一层。那么，我先说我的意思。你听着，鲁贵我现在要辞退的，四凤也要回家。不过——

鲁侍萍 你不要怕，你以为我会用这种关系来敲诈你么？你放心，我不会的。大后天我就带着四凤回到我原来的地方。这是一场梦，这地方我绝对不会再住下去。

周朴园 好得很，那么一切路费，用费，都归我担负。

鲁侍萍 什么？

周朴园 这于我的心也安一点。

鲁侍萍 你？（笑）三十年我一个人度过了，现在我反而要你的钱？

周朴园 好，好，好，那么，你现在要什么？

鲁侍萍 （停一停）我，我要点东西。

周朴园 什么？说吧？

鲁侍萍 （泪满眼）我——我——我只要见见我的萍儿。

周朴园 你想见他？

鲁侍萍 嗯，他在哪儿？

周朴园 他现在在楼上陪着他的母亲看病。我叫他，他就可以下来见你。不过是——

鲁侍萍 不过是什么？

周朴园 他很大了。

鲁侍萍 （追忆）他大概是二十八了吧？我记得他比大海只大一岁。

周朴园 并且他以为他母亲早就死了的。

鲁侍萍 哦，你以为我会哭哭啼啼地叫他认母亲么？我不会那样傻的。我难道不知道这样的母亲只给自己的儿子丢人么？我明白他的地位，他的教育，不容他承认这样的母亲。这些年我也学乖了，我只想看看他，他究竟是我生的孩子。你不要怕，我就是告诉他，白白地增加他的烦恼，他自己也不愿意认我的。

周朴园 那么，我们就这样解决了。我叫他下来，你看一看他，以后鲁家的人永远不许再到周家来。

鲁侍萍 好，我希望这一生不至于再见你。

周朴园 （由衣内取出皮夹的支票签好）很好，这是一张五千块钱的支票，你可以先拿去用。算是弥补我一点罪过。

鲁侍萍 (接过支票)谢谢你。(慢慢撕碎支票)

周朴园 侍萍。

鲁侍萍 我这些年的苦不是你拿钱算得清的。

周朴园 可是你——

[外面争吵声。鲁大海的声音：“放开我，我要进去。”三四男仆声：“不成，不成，老爷睡觉呢。”门外有男仆等与鲁大海挣扎声。

周朴园 (走至中门)来人！(仆人由中门进)谁在吵？

仆 人 就是那个工人鲁大海！他不讲理，非见老爷不可。

周朴园 哦。(沉吟)那你就叫他进来吧。等一等，叫人到楼上请大少爷下来，我有话问他。

仆 人 是，老爷。

[仆人由中门下。

周朴园 (向鲁妈)侍萍，你不要太固执。这一点钱你不收下，将来你会后悔的。

鲁侍萍 (望着他，一句话也不说)

[仆人领鲁大海进，大海站在左边，三、四仆人立一旁。

鲁大海 (见鲁妈)妈，您还在这儿？

周朴园 (打量鲁大海)你叫什么名字？

鲁大海 (大笑)董事长，您不要同我摆架子，您难道不知道我是谁么？

周朴园 你？我只知道你是罢工闹得最凶的工人代表。

鲁大海 对了，一点儿也不错，所以才来拜望拜望您。

周朴园 你有什么事吧？

鲁大海 董事长当然知道我是为什么来的。

周朴园 (摇头)我不知道。

鲁大海 我们老远从矿上来，今天我又在您府上大门房里从早

上六点钟一直等到现在,我就是要问问董事长,对于我们工人的条件,究竟是允许不允许?

周朴园 哦,——那么,那三个代表呢?

鲁大海 我跟你说吧,他们现在正在联络旁的工会呢。

周朴园 哦,——他们没有告诉你旁的情况么?

鲁大海 告诉不告诉于你没有关系。——我问你,你的意思,忽而软,忽而硬,究竟是怎么回事?

[周萍由饭厅上,见有人,即想退回。

周朴园 (看周萍)不要走,萍儿!(视鲁妈,鲁妈知周萍为其子,眼泪汪汪地望着他)

周 萍 是,爸爸。

周朴园 (指身侧)萍儿,你站在这儿。(向大海)你这么只凭意气是不能交涉事情的。

鲁大海 哼,你们的手段,我都明白。你们这样拖延时候,不过是想去花钱收买少数不要脸的败类,暂时把我们骗在这儿。

周朴园 你的见地也不是没有道理。

鲁大海 可是你完全错了。我们这次罢工是有团结的,有组织的。我们代表这次来并不是来求你们。你听清楚,不求你们。你们允许就允许;不允许,我们一直罢工到底,我们知道你们不到两个月整个地就要关门的。

周朴园 你以为你们那些代表们,那些领袖们都可靠吗?

鲁大海 至少比你们只认识洋钱的结合要可靠得多。

周朴园 那么我给你一件东西看。

[朴园在桌上找电报,仆人递给他;此时周冲偷偷由左书房进,在旁谛听。

周朴园 (给大海电报)这是昨天从矿上来的电报。

鲁大海 (拿过去读)什么? 他们又上工了。(放下电报)不会, 不会。

周朴园 矿上的工人已经在昨天早上复工,你当代表的反而不知道么?

鲁大海 (惊,怒)怎么矿上警察开枪打死三十个工人就白打了么?(又看电报,忽然笑起来)哼,这是假的。你们自己假作的电报来离间我们的。(笑)哼,你们这种卑鄙无赖的行为!

周 萍 (忍不住)你是谁? 敢在这儿胡说?

周朴园 萍儿! 没有你的话。(低声向大海)你就这样相信你那同来的几个代表么?

鲁大海 你不用多说,我明白你这些话的用意。

周朴园 好,那我把那复工的合同给你瞧瞧。

鲁大海 (笑)你不要骗小孩子,复工的合同没有我们代表的签字是不生效力的。

周朴园 哦,(向仆人)合同!(仆人由桌上拿合同递他)你看,这是他们三个人签字的合同。

鲁大海 (看合同)什么?(慢慢地,低声)他们三个人签了字。他们怎么会不告诉我,自己就签了字呢? 他们就这样把我不理啦。

周朴园 对了,傻小子,没有经验只会胡喊是不成的。

鲁大海 那三个代表呢?

周朴园 昨天晚车就回去了。

鲁大海 (如梦初醒)他们三个就骗了我了,这三个没有骨头的东西,他们就把矿上的工人们卖了。哼,你们这些不要脸的董事长,你们的钱这次又灵了。

周 萍 (怒)你混帐!

周朴园 不许多说话。(回头向大海)鲁大海,你现在没有资格跟我说话——矿上已经把你开除了。

鲁大海 开除了!?

周 冲 爸爸,这是不公平的。

周朴园 (向周冲)你少多嘴,出去!

[周冲由中门气下。]

鲁大海 哦,好,好,(切齿)你的手段我早就领教过,只要你能弄钱,你什么都做得出来。你叫警察杀了矿上许多工人,你还——

周朴园 你胡说!

鲁侍萍 (至大海前)别说了,走吧。

鲁大海 哼,你的来历我都知道,你从前在哈尔滨包修江桥,故意叫江堤出险,——

周朴园 (厉声)下去!

[仆人等拉他,说“走!走!”]

鲁大海 (对仆人)你们这些混账东西,放开我。我要说,你故意淹死了两千二百个小工,每一个小工的性命你扣三百块钱!姓周的,你发的是绝子绝孙的昧心财!你現在还——

周 萍 (忍不住气,走到大海面前,重重地打他两个嘴巴)你这种混帐东西!

[大海立刻要还手,但是被周宅的仆人们拉住。]

周 萍 打他。

鲁大海 (向周萍高声)你,你!(正要骂,仆人一起打大海。大海头流血。鲁妈哭喊着护大海)

周朴园 (厉声)不要打人!

[仆人们停止打大海,仍拉着大海的手。]

鲁大海 放开我，你们这一群强盗！

周 萍 （向仆人们）把他拉下去。

鲁侍萍 （大哭起来）哦，这真是一群强盗！（走至周萍面前，抽咽）你是萍，——凭，——凭什么打我的儿子？

周 萍 你是谁？

鲁侍萍 我是你的——你打的这个人的妈。

鲁大海 妈，别理这东西，您小心吃了他们的亏。

鲁侍萍 （呆呆地看着周萍的脸，忽而又大哭起来）大海，走吧，我们走吧。（抱着大海受伤的头哭）

〔大海为仆人拥下，鲁妈亦下。台上只有朴园与周萍。〕

周 萍 （过意不去地）父亲。

周朴园 你太莽撞了。

周 萍 可是这个人不应该乱侮辱父亲的名誉啊。

〔半晌。〕

周朴园 克大夫给你母亲看过了么？

周 萍 看完了，没有什么。

周朴园 哦，（沉吟，忽然）来人！

〔仆人由中门上。〕

周朴园 你告诉太太，叫她把鲁贵跟四凤的工钱算清楚，我已经把他们辞了。

仆 人 是，老爷。

周 萍 怎么？他们两个怎么样了？

周朴园 你不知道刚才这个工人也姓鲁，他就是四凤的哥哥么？

周 萍 哦，这个人就是四凤的哥哥？不过，爸爸——

周朴园 （向下人）跟太太说，叫帐房给鲁贵同四凤多算两个月的工钱，叫他们今天就去。去吧。

〔仆人由饭厅下。〕

周 萍 爸爸,不过四凤同鲁贵在家里都很好。很忠诚的。

周朴园 哦,(呵欠)我很累了。我预备到书房歇一下。你叫他们送一碗浓一点的普洱茶来。

周 萍 是,爸爸。

[朴园由书房下。

周 萍 (叹了一口气)嗨!(急向中门下,周冲适由中门上)

周 冲 (着急地)哥哥,四凤呢?

周 萍 我不知道。

周 冲 是父亲要辞退四凤么?

周 萍 嗯,还有鲁贵。

周 冲 即便是她的哥哥得罪了父亲,我们不是把人家打了么?为什么欺负这么一个女孩子干什么?

周 萍 你可问父亲去。

周 冲 这太不讲理了。

周 萍 我也这样想。

周 冲 父亲在哪儿?

周 萍 在书房里。

[周冲至书房,周萍在屋里踱来踱去。四凤由中门走进,颜色苍白,泪还垂在眼角。

周 萍 (忙走至四凤前)四凤,我对不起你,我实在不认识他。

鲁四凤 (用手摇一摇,满腹说不出的话)

周 萍 可是你哥哥也不应该那样乱说话。

鲁四凤 不必提了,错得很。(即向饭厅去)

周 萍 你干什么去?

鲁四凤 我收拾我自己的东西去。再见吧,明天你走,我怕不能看你了。

周 萍 不,你不要去。(拦住她)

鲁四凤 不,不,你放开我。你不知道我们已经叫你们辞了么?

周 萍 (难过)风,你——你饶恕我么?

鲁四凤 不,你不要这样。我并不怨你,我知道早晚是有这么一天的,不过,今天晚上你千万不要来找我。

周 萍 可是,以后呢?

鲁四凤 那——再说吧!

周 萍 不,四凤,我要见你,今天晚上,我一定要见你,我有许多话要同你说。四凤,你……

鲁四凤 不,无论如何,你不要来。

周 萍 那你想旁的法子来见我。

鲁四凤 没有旁的法子。你难道看不出这是什么情形么?

周 萍 要这样,我是一定要来的。

鲁四凤 不,不,你不要胡闹。你千万不……

[紫漪由饭厅上。

鲁四凤 哦,太太。

周紫漪 你们在这儿啊!(向四凤)等一会儿,你的父亲叫电灯匠就回来。什么东西,我可以交给他带回去。也许我派人给你送去。——你家住在什么地方?

鲁四凤 杏花巷十号。

周紫漪 你不要难过,没事可以常来找我。送给你的衣服,我回头叫人送到你那里去。是杏花巷十号吧?

鲁四凤 是,谢谢太太。

[鲁妈在外面叫:四凤! 四凤!

鲁四凤 妈,我在这儿。

[鲁妈由中门上。

鲁侍萍 四凤,收拾收拾零碎的东西,我们先走吧。快下大雨了。

[风声,雷声渐起。

鲁四凤 是,妈妈。

鲁侍萍 (向蘩漪)太太我们走了。(向四凤)四凤,你跟太太谢谢。

鲁四凤 (向太太请安)太太,谢谢!(含着眼泪看周萍,周萍缓缓地转过头去)

[鲁妈与四凤由中门下,风雷声更大。

周蘩漪 萍,你刚才同四凤说的什么?

周 萍 你没有权利问。

周蘩漪 萍,你不要以为她会了解你。

周 萍 你这是什么意思?

周蘩漪 你不要再骗我,我问你,你说要到哪儿去?

周 萍 用不着你问。请你自己放尊重一点。

周蘩漪 你说,你今天晚上预备上哪儿去?

周 萍 我——(突然)我找她。你怎么样?

周蘩漪 (恫吓地)你知道她是谁,你是谁么?

周 萍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现在真喜欢她,她也喜欢我。过去这些日子,我知道你早明白得很,现在你既然愿意说破,我当然不必瞒你。

周蘩漪 你受过这样高等教育的人现在同这么一个底下人的女儿,这是一个下等女人——

周 萍 (爆烈)你胡说!你不配说她下等,你不配!她不像你,她——

周蘩漪 (冷笑)小心,小心!你不要把一个失望的女人逼得太狠了,她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周 萍 我已经打算好了。

周蘩漪 好,你去吧!小心,现在(望窗外,自语,暗示着恶兆地)风暴就要起来了!

周 萍 (领悟地)谢谢你,我知道。

[朴园由书房上。]

周朴园 你们在这儿说什么?

周 萍 我正跟母亲说刚才的事情呢。

周朴园 他们走了么?

周蘩漪 走了。

周朴园 蘩漪,冲儿又叫我说哭了,你叫他出来,安慰安慰他。

周蘩漪 (走到书房门口)冲儿。冲儿!(不听见里面答应
的声音,便走进去)

[外面风雷大作。]

周朴园 (走到窗前望外面,风声甚烈,花盆落地打碎的声音)萍
儿,花盆叫大风吹倒了,你叫下人快把这窗关上。大概
是暴雨就要下来了。

周 萍 是,爸爸!(由中门下)

[朴园在窗前,望着外面的闪电。]

——幕 落